

煙
湖
五
派
一
水
秋

梦莉

司马攻散文集

梦莉

司马攻

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烟湖更添一段愁

梦莉
司马攻散文集

今日中国出版社

一九九〇·北京

烟湖更添一段愁
——梦莉、司马攻散文集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中国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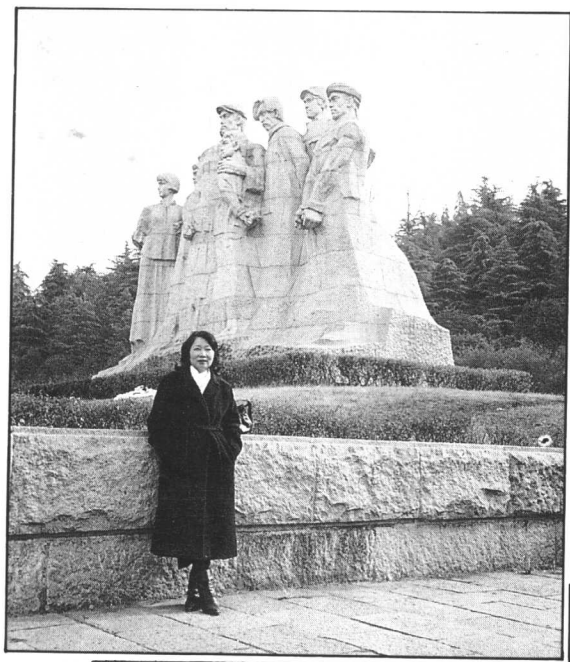
*

~~1092毫米~~ 1092毫米 1/32开本 10.25印张

印数：1—3000册

I S B N 7—5072—0219—4/I·21

定价：3.9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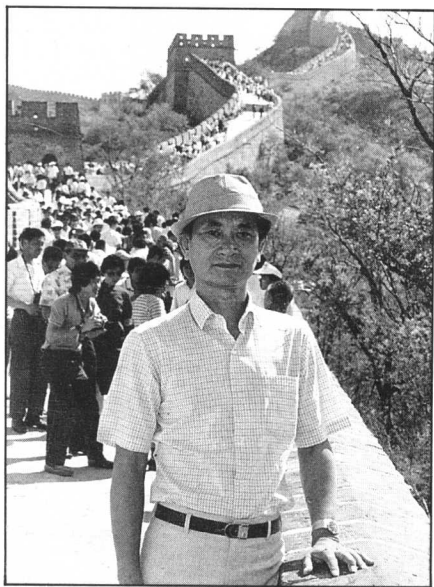
梦莉于南京雨花台。

梦莉于美国火鲁奴奴。





司马攻游法国巴黎（1974年）。



司马攻游中国长城（198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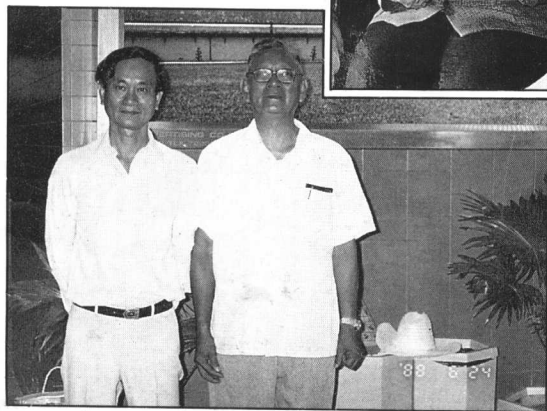


1987年在曼谷一次文友座谈会上，作者司马攻（前排左一）梦莉（前排左四）与众文友合影。前排右三为本书序之一作者吴佟。

司马攻1987年拜访冰心。



司马攻与秦牧
在曼谷机场合影（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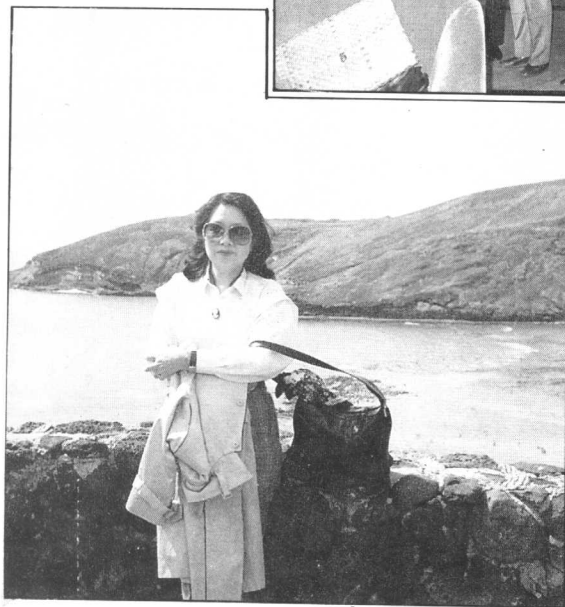




1987年梦莉（前排左二）参加香港文学世界社召开的作家、诗人座谈会，和与会部分海内外作家、诗人合影。



1988年世界诗人大会在曼谷召开时，作者梦莉（左三）和部分与会海内外诗人合影。



梦莉于泰国佛教城。

目 录

序

沉浸在情意绵绵中.....	吴 佟	1
感情的泉水淙淙流淌.....	秦 牧	7
序.....	饶芑子	10
因为你是梦莉.....	司马攻	18
明月之来无穷意.....	梦 莉	23

烟湖更添一段愁

作者梦莉简介.....	29
牛与风兰(自序).....	31
小薇的童年.....	34
圣诞情思.....	40
烟湖更添一段愁.....	42
故乡的云.....	46
普陀之行思如潮.....	49
恨君不似江楼月.....	53
寒夜何迢迢.....	56
人在天涯.....	59
李伯走了.....	63
万事东流水.....	74

锦书紧系两颗心.....	78
又是除夕夜.....	81
云山远隔愁万缕.....	84
逃出狼穴.....	88
相逢如在梦中.....	92
雾海情天.....	96
长春藤散文集.....	99
似水流年.....	102
聚时欢乐别时愁.....	105
漫长的期待.....	107
泪眼问天天不语.....	110
离情.....	118
那堪回首话当年.....	121
坎坷的命运.....	126
春梦了无痕.....	131
一种相思两处愁.....	135
美国纪行.....	138
无题.....	141
关山有限情无限.....	145
乘风破浪一风帆.....	149
落叶，残咽.....	152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156

附录

试论“梦莉体”散文.....	王 松	159
独有一格.....	张国培	168
牛的精神.....	胡克昌	172

冬天里的风兰.....	许静华	176
-------------	-----	-----

明月水中来

作者司马攻简介.....		181
这是一个梦外之集（自序）.....		183
故乡的石狮子.....		187
祖母的芒果树.....		191
明月水中来.....		195
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		198
槟榔.....		203
我的义兄.....		207
石桥.....		211
鸽子的悲哀.....		214
荔枝奴.....		217
三个“七·七”.....		221
老姚.....		225
在炎热中微笑.....		229
冬潮.....		231
纸船明烛照天烧.....		234
鸡与凤.....		237
“泰华作协丛书”总序.....		240
游河.....		243
人生半世灯.....		246
青山.....		249
东北人.....		252
深夜里的闪光.....		256

砺青！我为你沉思·····	259
撒网捕鱼·····	263
好诗不过近人情·····	265
花环的梦·····	267
北风·····	269
佛寺里的石翁仲·····	271
剪影·····	273
云与水（外三章）·····	274
木板桥的故事·····	277
湖上生明月·····	280
曼谷玉佛寺十二门神·····	282
望江楼下说薛涛·····	286
考艾山之夜·····	291
景甲庄记游·····	296
飘过黄山·····	301
石宫的启示·····	304

附录

清新隽永 回味无穷·····	栾文华	309
“货真价实”的散文诗·····	章 器	312

序

沉浸在情意绵绵中

——为《烟湖更添一段愁》在中国出版而作

吴 佟

梦莉和司马攻，是我相识多年的两位泰华作家，并且我早已是他们的作品的热心读者。但，我是先喜欢上他们的作品，后来才将人与作品对上号的，因为他们用的都是笔名。所以，我感到喜出望外。

可是，当他们告我，想在北京联合出版自己的作品选，并要我为之作序时，我初喜，而后却迟疑起来。

喜，因为近年来泰华文学有了巨大发展，他们两人又都是泰华知名作家，作品受到海外读者的好评和欢迎，真应该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出版。这样，正可以让海内外华人，更多了解生活在泰国的众多华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文学艺术的状况。我为这本书将出版的计划感到十分高兴。

迟疑，因为我生活在离他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怕不能很好地向海内外读者介绍两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因而，感到

自己不是作序的合适对象，曾婉言推辞。

当二十多万字的书稿陆续飞渡重洋，来到我的眼前，真的使我为难起来。后来，我决定，不管怎样，先翻开书稿读一读再说。

读着，读着，仿佛我被那热情洋溢，情意绵绵，流畅洒脱的文字吸引着，激荡着；被它带着走出我的书斋，走出北京城。沿着历史的旅程，从北到南，漫漫地走过祖国大地，来到五岭之南滨海地方；再沿着靛青墨蓝的海洋，冲过波涛汹涌澎湃的南中国海“丝绸之路”，到达热辣辣的悠悠湄南河边……

仿佛书中的那些景色，那些人物，每一个故事，每一场生活际遇和情节，我都十分熟悉……

书稿的大部分篇章，我是重读；但是，我又一次沉浸在书稿里，沉浸在二位作家笔下的喜怒哀乐与无瑕的憧憬之中了……

我想，我应该把我的这些感触写下来，告诉这本书的读者们。

但是，我不想对这本“二人集”的作品有过多触笔。因为，前此，他们二位曾和泰华其他作家一起，出版过多本作品选集（如《泰华文学》、《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泰华散文集》、《泰华短篇小说集》等），他们自己又分别出版了《烟湖更添一段愁》（梦莉）和《冷热篇》、《明月水中来》（司马攻），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好评；海内外一些知名作家、文艺专家、评论家曾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有过不少高度赞扬和精辟的评介文章。我便想商请他们二位，选其中一部分文章编入这本集子，以便读者从各个角度更好地了解它；尽管见仁见智，也可免去笔者赘言，而借此“偷闲”。

再就是，可以让有心的读者，翻开这本书，在一些评介文章之后，马上就能感触到他们的纯朴、美丽、热情、真挚，具有南洋特色、华人风味，和自己风格的，抒发其情深意切的，一篇篇一页页的文字。愿读者自己去领略其风情，去开始自己的美好的感应，去无拘无束地欣赏、遐思。

而我却想借机说说其他点点滴滴的印象，例如：关于两位作家和他们生活的地方，那里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华人文坛等等——仿佛当今这些已成为海内外人们的热门话题，但又未为人们所熟悉或完全了解的一些事。

梦莉女士与司马攻先生，同是泰华写作人协会副会长，都以写作散文见著；司马攻还兼写诗歌、小说、杂文和文学评论，也都脍炙人口。同时，也许同是令人感兴趣的，他们都是泰国商界的著名人士，是泰华有很好声誉和成就的热心的事业家。

是著名的作家，又兼是著名的商家、事业家。由于那里的作家，不同于中国大陆吃“大锅饭”领工资的专业作家。因此，这不单是中国大陆生活惯了的人，感到很难想象；即使海外生活的人，也觉得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文与商，无论从时间、精力和思想、感情来说，都是有着极大的矛盾的两件事；而他们却同是要十分紧张劳累地在商场奔波、打滚之余，挤出相当的时间、精力，去从事辛勤的伏案工作，去进行文学的学习、耕耘与创作，并且又都是佼佼者。

他们正是那样热情勤奋地生活与工作，并且又都是如此热爱生活与工作的人。读者完全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

梦莉曾经这样说：“在我的经历中，曾经有过一段时期，情绪很低沉，心境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忧郁。后来，我努力把精神寄托在经营事业上，慢慢地，一切才逐渐好转；

但是，在心灵上总觉得失落了一些什么似的。为了把这些失落的往事收回来，于是我在烦杂的商务之余，悄悄地，偷偷地把我人生道路上所拾得的，捕捉到的一些零碎见闻，和记忆所及的经历，加上我的联想，勉力用笔在纸上串出一些篇章来。”

司马攻说：“做生意和写作这两樁互不相及，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作业，也曾复杂地折磨着我，交替地困扰着我。我在寂寞、矛盾之中产生我的散文。”“虽然是两方面都不讨好，我仍继续坚持我的写作。我在苦中作乐，乐中寻苦”。

他们同是进入中年大好年华的一代人。在逝去的岁月中，在各人的少年时期，都在旧时代中国有过不同苦难的生活经历和不平凡的际遇，经历过战争劫数的苦难故乡生活的“洗礼”；在今日生活着的土地上，又曾奋力图存艰难地生活与劳动，又都热爱着这片土地和人民；又同样，对遥远北方祖辈生活与劳动的故土与同胞，有着天涯沦落人共同的无以言喻的深厚感情。

再，他们都由于前辈的爱护、薰陶与影响；热爱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曾经刻苦学习，有比较好的中华文化、文字的功底。

同时，也该说是重要的，兴许是巧合的一点，是他们在文学道路上，都是从写散文开始，而且执着地爱写散文，文章中十分重情讲义和热爱生活。他们的作品触及人们爱的^心灵，洋溢着人世间的正义与温情。他们善于通过爱情的题材，社会的人情，捕捉生活细节，景物的特色；以纤细的朴实的文字，编织美丽生动、富有情趣和诗情画意，并寓有人生哲理深意的故事情节，去抒发自己诚挚、炽热、深重的感情和美好高尚的思想、情操。

但是，在创作的题材、体裁、风格、手法等方面，两人又各有不同，自有特色，各有千秋。

也许因此，他们的作品受到读者的喜爱。泰华文坛中流传着“梦莉体”与“司马攻文体”的议论，甚至于引起争论；读者中出现了“梦莉迷”与崇美“文士司马攻”的热风。这些文化生活，都带着南洋情调——轻松活泼、愉快的烙印。

当人们知道，随着时势，已经走过七八十个春秋坎坷起伏道途的泰华文学，在近十年华文教育被视为“沙漠”的状态，及后继无人的堪虞年代，而今稍有转机，有了复苏和趋向繁荣的景象，泰华文友的作品纷纷结集问世，但这也还被认为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当然也应该说是一个转折时期。这个时候，梦莉、司马攻的“二人集”在中国大陆出版，又值大陆近年文学艺术出版业遇上“不景气”，也在转机的关头，人们就更觉得是难能可贵了。

在泰华，即使在最艰苦的年代，仍有许多可敬可爱的热爱中华文化和爱好文学的人，在刻苦坚持耕耘，从事华文文化“绿化沙漠”的拓荒工作，艰苦地从事文学创作；今天，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受到这里雨露滋润的泰华文学，终于又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新的发展。

在中国，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哪一边，对海内外华人文化艺术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泰华文学成为全世界中华文化、文学创作和全人类的文学艺术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是千花烂漫苑地中的一枝鲜艳花朵，它应该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

司马攻感慨地说：“有人说：我们这些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的人，恐怕是最末一代之了！我极不愿做‘末代的作

者’。我希望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是永远没有末代的。”

梦莉也说：“正当我们泰华社会中，有不少人士在为泰国的华文教育化为‘沙漠’而忧心，希望为它有所作为时，我们看到了泰华热心华文的同道们，都正在热诚积极地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大家热望富饶美丽的湄南河的园地中，将绽开一簇古老新生的中华文化之花，为泰国这片土地，不断增添光彩，为增进泰中两国人民的世代友谊和文化艺术及经济交流锦上添花。”

两位泰华作家的话，说得何等深刻真挚感人啊。

当这本两位泰华作家的新作品选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时，希望不会让大家感到惊异：我们竟对他们知道得太少。希望这本新书能激励大家更有兴趣去阅读和理解它。

情无尽，意无穷，

我沉浸在情意绵绵中。

因为这些，我愿意拿起自己这支秃笔，匆匆写上这篇介绍性的文字，也算有感而发，但说不上作序。

（一九八九年五月，写于北京西城。）